

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特别报道



卢沟桥(组图来自新华社)



七七事变爆发后,驻守宛平城的中国军队奔赴卢沟桥抵抗日军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正视错误、承认责任才能避免再次犯错”

——访日本近现代史学者石田隆至

日本近现代史学者、上海交通大学副研究员石田隆至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视频采访时说,由于种种原因,许多日本民众尚未深刻认识到日本的战争责任,“只有当我们正视错误,承认责任并自觉地防止重蹈覆辙时,才能真正避免再次犯错。”

石田说:“有关战争的记忆正在淡化,这不仅是因为时间流逝,还与日本积极推动改写历史有很大关系。”

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展开全面侵华战争。石田说,7月7日对中国人来说刻骨铭心,但在日本,这个日期及其背后的历史事件却鲜有人关心。“日本人更关注的是8月6日和8月9日,即日本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的日期。”

石田说,日本的学校反复向学生讲述广岛和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的内容,强调这是人类绝不能重蹈的悲剧与苦难。“但实际上,广岛和长崎作为重要的军事基地,是日本向外派遣兵力与输送武器的据点,因此才成为原子弹攻击的目标,这一事实在日本几乎不被提及。”

“日本社会存在有意淡化或忽视原子弹轰炸事件发生历史背景的思维模式,而且这种模式正变得越来越普遍。”石田说,“这导致日本的侵略行为被严重忽视,而原子弹轰炸作为日本的‘受害经历’被凸显。”

1945年8月15日,当时的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形式发布《终战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将‘战败’说成‘终战’,这说明日本对侵略与战争责任的歪曲和模糊化,早在战败之时就已开始。”石田说。

石田还对日本政府推动修改历史教科书表达严重担忧。

围绕卢沟桥事变,日本初中历史教材《国史教科书(第7版)》中写道:“日军在北京郊外的卢沟桥附近进行夜间演习时遭到不明枪击,8日拂晓,日军攻击国民革命军的阵地,两军陷入交战。”

石田说,将所谓“中方挑衅在先”的观点写入教材,意在为日本侵略辩护、美化侵略战争,其实只要想一下“日军为什么会驻扎在北京郊外”就会明白,日军出现在那里本身就是一种挑衅。

石田认为,二战后,由于日本对侵略战争的追责不彻底、几乎闭口不谈侵略行为等种种原因,许多日本民众没有深刻认识到日本的战争责任。对待过去的侵略战争,他们采取的往往是一种事不关己的态度。

“这是一种非常消极的和平主义,我更倾向于给这种‘和平主义’打上引号。”石田说,“它并不是反思‘我们曾犯过错误、做过可怕的事情,所以现在要建立和平’的和平主义,而是‘我们不想再卷入战争,但也不关心过去做过什么’的回避式和平主义。”

石田说,一些接受被改写的历史教育的人如今已经长大,他们并不了解战争历史的全貌,有些人甚至错误地以为那是一场“解放亚洲”的战争,这恰恰是战争时期日本军国主义所宣扬的论调。

(据新华社电 记者 陈泽安 李光正)

日本教科书竟这样描述卢沟桥事变

“1937年7月,日中两军在北京郊外的卢沟桥发生武力冲突,日中战争爆发”“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京郊外的卢沟桥附近进行夜间演习时遭到不明枪击,8日拂晓,日军攻击国民革命军的阵地,两军陷入交战”……这是目前日本东京书籍出版的初中教材《新编新社会历史》、令和书籍出版的《国史教科书(第7版)》中关于卢沟桥事变的描述。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为达到以武力吞并中国的企图,悍然炮轰宛平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88年后,这场由日军主动挑起的侵略真相依然没能被记录在日本的教科书中。取而代之的是日中双方对等的相互攻击,甚至颠倒黑白,污蔑中方先对日军开枪。而这类说法,与日本右翼洗脑机构——靖国神社游就馆中的说辞完全一致。

“卢沟桥事变是侵华日军自导自演的事件。这一点,日本史学界通过客观考证早已明确。尽管如此,日本右翼仍编造谎言,试图将事件的责任推给中国军队。”日本历史学家藤泽厚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当前,这种捏造、歪曲、否定真实历史的历史修正主义依然笼罩着日本教育界和媒体界。这背后隐藏着的,是日本不愿承认侵略,不愿承认‘加害责任’的心态。”

“卢沟桥事变是侵华日军蓄意策划的。”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生说,“这一点,曾主导对华‘和平工作’的日本高级特务今井武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已经‘坦白’。”

在回忆录中,今井写道:“当时,在七七事变前,东京政界消息灵通的人士中已流传着一个小道消息:‘七夕晚上,在华北会发生和柳条湖一样的事件’。”

所谓“柳条湖事件”,即九一八事变。1931年9月18日夜,日军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日本人修建的南满铁路路轨,反诬中国军队所为,随后炮轰东北军北大营,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

“日本的‘七夕’就是公历7月7日,”张生说,“所以这个日期是早就定下来的。”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罗存康指出,有史料记载,1936年2月至6月,日本派到北平的“中国驻屯军”由2003人增至5774人,短短4个月就增兵近两倍,蓄意制造事变的野心可见一斑。

卢沟桥事变亲历者郑福来生前曾多次接受新华社采访,并向记者讲述当年日军侵华的情形。“(事变)那年我不满7岁。7月8号那天,天不亮枪炮声就响了,把我惊醒了……我妈带着我和妹妹一起逃难。路上经过我常去玩的一片小松树林,当时驻守宛平县城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就在那里奋起抵抗。我看到,小树林里躺满了牺牲的战士。”

《大公报》战地记者方大曾在其撰写的长篇战地通讯报道《卢沟桥抗战记》中写道,二十九军的士兵每一个都很可爱,他们平均年龄都很小,二十岁左右的青年,正充满了天真活泼和英勇热烈的心,更何况他们都受过铁的训练与强烈的民族意识的浇灌呢。

罗存康告诉记者,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方大曾不顾危险,于7月10日早晨独自骑自行车前往卢沟桥采访。他不仅客观、真实地描述了卢沟桥事变的发端、当时守军的态度、敌方的动向,也记录了中国守军英勇抗战、决不退缩的情形。后来,该通讯配图被《世界知识》杂志刊发,被中外媒体广泛采用。

在众多驻守宛平城的第二十九军战士中,有一名多年后才被人所知的中共地下党员。他就是第二十九军驻守回龙庙的英雄排长沈忠明。

罗存康告诉记者,据史料记载,沈忠明在1936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英勇抗敌,以一个排的兵力抵御数十倍敌人的进攻,直到身负重伤,最后光荣牺牲。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已经过去88年,但真实的历史不应被掩盖,更不应被歪曲。铭记真实历史,才能真正从中汲取教训,才能真正做到以史为鉴,珍爱和平。

(据新华社电 记者 郭丹、陈泽安、罗鑫)